

## 小小羊兒要回家

盧敬怡

看著在病床上熟睡的父親，這次的手術讓他蒼老許多，眼角的皺紋，彷彿道盡歲月的無情，不禁回想起父親年輕時俊俏的臉龐，出門總是把自己打理得非常整齊，口袋裡總是有母親為他清洗摺好的手帕，不穿軍服的他，也有著軍人英挺的姿態。眼前突然掠過三十多年前的景象，身為么女的我總是特別受父親疼愛，孩童時，每晚只要父親在家，總愛窩在父親厚實的臂彎裡，聞著父親髮油的香水味，要求父親說故事唱歌給我聽，父親總是愛說家鄉的事，說國軍撤退的事，說死裡求生的事，說因為省籍問題不得已和媽媽私奔的事，最後總是哼著這首歌：小小羊兒跟著媽，有黑有白也有花，你們可曾吃飽啊！……天色已暗：小小羊兒跟著媽，你不要怕，你

不要怕，我把燈火點著了……。而我總是在父親輕柔的歌聲中，甜甜的進入夢鄉。

我所知道父親的前半生，就是我幼童時的床邊故事，幾年前，曾陪著父母親回到父親的家鄉，景物不在，人事已非，但操著和父親一樣口音的親戚，雖未曾謀面，但有著說不出的親切，也讓我有一種近鄉情怯的感覺，原來當初賀知章寫回鄉偶書時的心境，正是如此啊！父親愛唱這首歌，也道盡思鄉念母之情。

在家鄉，父親一家歷代書香門第，祖母身在重男輕女的年代中，仍識字習書，並重視孩子們的教育，父親雖身為五子二女家庭中最受寵的么子，仍在祖母的嚴格要求下，十幾歲便寫得一手好字。國共戰爭時，四爹必須出征打仗，但祖母念在四娘有孕在身，只好讓年僅十六歲的父親代替兄長出征，父親仍依稀記得他離家的那天，大雪紛飛，似乎在預告著些什麼，祖母讓他穿上最暖的衣裳，緊緊的抱著他，他從不曾見過一向重視儀容的母親如此憔悴過，祖母把一小袋東西交給來帶父親的

軍人，希望他能好好照顧父親，祖母哭著告訴父親，要好好保重身體，戰爭很快就會結束了，一家人會在這兒等他回來，祖父也告訴第一次離家，哭得梨花帶淚的父親，男兒有淚不輕彈，我們廬家的男人，頂天立地，沒什麼難得倒我們的。也從那天起，父親就沒有再看到自己最愛的親爹娘了，也從那天起，他告訴自己，再苦也不能掉下一滴眼淚。因為戰爭，多少的家庭從此天人永隔，因為戰爭，造就了多少頂天立地的好男兒，他們就是我們周圍的「榮民」。

一向好胃口不挑食父親，過過苦日子的他，總覺得有東西吃就很幸福了，所以他從不允許我們浪費食物，吃多少煮多少，用多少買多少，日子漸漸過得舒服了，父親總是會把員工吃不完的乾淨伙食，分送給鄰近的清苦人家，「知福惜福，知恩圖報」是父親的座右銘，自己日子過得去了，也要記得照顧身邊的人，他老人家總是告誡我們，「有水當思無水之苦」。但是父親這輩子仍有最討厭的食物，就是地瓜和

燒酒螺，所以我家的餐桌上，從來沒有這兩樣東西，即使近年來地瓜榮獲養生食物第一名，父親也嗤之以鼻。

話說國軍節節敗退，父親從北方青島一路退到南方重慶，又從重慶退到沿海，身為小兵的父親，一路幾乎都是步行，為了減輕重量，身上能丟的東西都丟了，只沿路撿拾田裡的地瓜充飢，好幾個月都只吃地瓜，隨行的同伴和百姓，有些仍不肯放棄貴重的家當，死命抱著扛著，只有父親滿行囊都是地瓜。在沿海時眼見共軍就要追來，大家在等最後一艘船接駁時，隨行的同伴餓到發慌，拿了金塊想要換父親的地瓜充飢，父親狠下心拒絕，因為他不知道這趟旅程要在海上漂流多久，行囊裡的地瓜所剩不多，如果他拿出來，勢必會受到其他人的搶奪，他告訴同伴，現在槍林彈雨，先搶上船再說。兩人順利上船比鄰而坐，這時共軍仍不放棄對著船隻掃射，此時父親耐不住心中的煎熬，決定要分地瓜給同伴，於是他低下頭要打開行囊拿地

瓜時，同伴突然倒臥在他身上，鮮血流到他手中的地瓜，如果父親沒有低下頭，這槍有可能直中父親的腦勺，他抱著死去的同伴痛哭，手裡拿著沾著鮮血的地瓜，他恨自己沒有在第一時間讓同伴吃到地瓜，他恨……他恨……他恨這場戰爭讓他一無所有，他恨死手中這個沾著同伴鮮血的地瓜。

隨著船隻的漂泊，父親隨著國軍撤退到海南島，一下船就看到滿沙灘的小海螺，飄出陣陣腥味，船上的老弱婦孺，耐不住長時間的海上漂流，死的死，病的病，父親的工作就是負責搬運這些屍體，照顧這些病患，還要紮營隨時注意是否有共軍來襲，海南島氣候炎熱，醫療用品也消耗殆盡，父親身子骨終究是耐不住的，生了場大病，昏厥過去，老天爺是眷戀他的，就在同伴放棄他的幾天後，父親在參雜著海螺腥臭味的死屍堆中醒來，彷彿從鬼門關中走了一回。從此，他忘不了那海螺的腥臭味，忘不了那腥臭味參雜了多少人命和家人同伴的淚水，忘不了戰爭帶給他的傷

痛。

父親幸運的成了最後一批撤退到臺灣的國軍，他和所有的榮民榮譽一樣，相信不久的將來就能回到家鄉，但事與願違，一年一年過去，不到二十歲的父親，開始有在這寶島紮根的想法，父親開始跟隨老師傅學習製鞋的手藝，從學徒做起，一步一腳印認真的學習，多年來也掙了一些錢，但心中還是無法揮卻回家的意念，直到遇見了我的母親，一位北上臺北依親的嘉義富家女。

母親在家中排行老么，也是家中唯一的女兒，上有兩位兄長，還有兩位童養媳的姊妹，從小家境富裕，嬌生慣養，外公的掌上明珠，因為不喜歡外婆屢屢幫她相親，藉機北上探親，以逃避外婆的催嫁，在一場朋友的聚會中，認識了父親，父親和她認識的富家子不同，雖然是皮鞋師傅，卻多了份書卷氣，整齊清潔的儀容，讓母親印象深刻，雖然語言不通（當時母親只會講閩南話），雙方互有好感，留下深刻

的印象。

雖在臺北依親，母親在父親的建議下，也開始學做裁縫，習得一技之長，不再是無所事事的富家千金，父親也開始教母親識字讀書，兩人開始正式交往，但母親深知，這段戀情是不被祝福的，只因為父親是外省人，母親是本省人，在省籍情結嚴重的年代，只有家境清寒，逼不得已的本省人家女兒，才會嫁給老芋仔，為求一家溫飽，而母親在嘉義是望族家的女兒，怎能和外省人交往，門不當戶不對。兩人交往的消息也掩蓋不住傳回了母親的家鄉，父親、母親兩人，於是展開了一段有如八點檔糾葛劇情的戀愛史。

母親被哥哥們帶回家後，仍日思夜夢想著父親，曾偷偷跑出來幾次，但仍被強行帶回，外婆急了，更是找了媒婆不斷相親，父親也曾多次登門拜訪，都被外婆拿掃把轟了出來，外婆曾以斷絕母女關係要脅，要母親就範，答應她安排的親事。最後，

外公不忍最疼愛的小女兒終日以淚洗臉，日漸消瘦，成全了兩位年輕人，父親帶著母親北上後，更是加倍努力賺錢，希望靠自己的力量，讓母親的家人看得起，辦場風光的婚宴，即使這樣，外婆仍不願出席，外公私下偷塞了一筆錢給母親，讓她自己辦點嫁妝，母親拿了這筆錢，買了衣櫥、電風扇和至今都捨不得丟的裁縫機，她說那是外公留



■ 作者父、母親結婚照。

給她的紀念。

父親靠著自己的雙手，在皮鞋界闖出了點名號，也有自己的店面和工廠，仍常常大包小包，千里迢迢帶著母親、哥哥們回嘉義老家探望外祖父母，街坊鄰居也開始稱讚這個外省女婿孝順又會賺錢，外婆也才慢慢接受父親，外婆往生前，也曾哭著對父親說女兒嫁對人了，父親比自己的兒子還孝順她，這段姻緣，在父親、母親的努力下，終究得到所有人的祝福。也因為父親的孝心，讓原本仇視外省人的岳家親友、街坊鄰居，漸漸對外省人產生好感，也算是種族融合的一段佳話。

雖說如此，母親大小姐的脾氣，連我們這些孩子都受不了，母親愛孩子，有時不忍苛責我們，父親常常就成了母親的出氣筒，但從不見父親回嘴或對罵，甚至有時很有技巧的讓母親轉怒為笑，隨著年紀的增長，母親的脾氣越發讓人受不了，哥哥們曾替父親抱不平，說他這輩子怎能忍受母親的脾氣，只見父親微笑說：「你們的

媽媽，是我見過最好的媽媽了！她跟著我苦了大半輩子，什麼事都先想到你們。」，這句話道盡父親對母親包容的愛，自我有印象以來，父親從未對母親大聲說話過，只有一次……。

民國七十六年，蔣總統經國先生有感於兩岸之間的親人分離太久，決定讓凡在大陸有三親等內血親、姻親或配偶的民眾，准許登記赴大陸探親。在這之前，父親已透過各種關係，請美國友人幫忙，尋找在大陸的親人，



■ 作者父親(右一)回山東即墨探親，與家鄉四哥一同探訪兒時玩伴。

皇天不負苦心人，終於與家鄉的兄長連絡上了，書信的往返，得知他離家後幾年，祖父因病去世，文化大革命時，書香世家被歸類為黑五類，一家人只能連夜逃命，以樹皮充飢，祖母年事已高，經不起逃難的折磨，也往生了，逝世日居然是父母親大喜之日，命運作弄人啊！父親看著家書，不禁潸然淚下，那也是我這輩子，第一次看到父親流淚。父親於民國七十六年搭上第一波返鄉的熱潮，父親有感於家鄉環境不好，返鄉之路難行，怕母親吃苦，想獨自返鄉，母親卻聽信街坊鄰居三姑六婆的讒言，認定父親在家鄉有妻兒，將一去不復返，才不讓母親跟著，為此與父親大吵，父親好意與對母親的愛，這樣被抹煞，父親勃然大怒對母親說：「這些年妳跟著我，還不了解我嗎？我是怕妳受苦，要去就一起去吧！」。這是第一次，至今也沒再出現過第二次了，父親對母親這樣大聲說話。

父親這一生，總是和氣待人，即使做生意被騙，仍不見他口出惡言，遇到針鋒

相對的場面，他總能幽默化解，他曾說，這輩子因為他的個性，不可能大富大貴，但也因為他的個性，總能逢凶化吉。戰火連天的場面，生離死別的場面，死裡求生的場面，這些他看多了，人生還有什麼好計較的呢？自己吃飽了，要記起周圍沒有吃飽的人，自己吃虧一點，雞婆一點，能讓旁人好過一點，開心一點，何樂而不為呢？什麼都不重要啊！只要能和最愛的家人一起，就是這輩子最幸福的事了，我們在哪裡，他的家鄉就在哪裡。這就是我的父親。

「敬怡！敬怡啊！」耳邊突然傳來父親的叫喊聲，頓時讓我回到現實，「爸！睡醒啦！想喝點水嗎？」我親切的問著。「好啊！我看妳發呆入神，在想些什麼啊？」父親笑笑看著我說，「沒什麼啦！醫生剛剛來過，說這次手術成功，您又恢復得很好，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」我邊倒水邊說，「哈哈！我就說我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，這個小手術難不倒我的，你們就是愛擔心。」父親眼裡流露出年輕時的自信。「我們知

道啊！您戰爭都挺過來了，這點小病算什麼啦！我們只是想來陪陪你，怕您無聊。」  
我像小女孩似的崇拜眼神看著爸爸，但心裡知道，八十有六的父親身體大不如前了。  
「您還記得小時候睡前您最常唱什麼歌給我聽嗎？」，父親突然陷入沉思中，記憶也越來越衰退了，好一會兒才回答我：「是小小羊兒要回家嗎？」父親疑惑的看著我，  
「答對了！您真是寶刀未老啊！這麼久的事都記得，厲害！厲害！」我開心的跳起來回答，爸爸受到我的鼓舞，嘴裡也開始輕聲哼著，我也跟著輕聲哼著，就像回到孩童時，依偎在父親的臂膀裡：

紅紅的太陽下山啦！ 啾呀嘿！ 呀嘿！

成群的羊兒回家啦！ 啾呀嘿！ 呀嘿！

小小羊兒跟著媽 有黑有白也有花 你們可曾吃飽哇！

天色已暗啦！ 星星也亮啊！

小小羊兒跟著媽 不要怕 不要怕

我把燈火點著了

呀嘿 呀嘿 呀 嘿 嘿

本篇文章送給我最愛的父親（山東省即墨縣人），文思來自父親於雙和醫院切除膽囊手術臥病時，內容為小時候的床邊故事，並藉此祝福他老人家八十有六大壽，福如東海，壽比南山，身體健康，長命百歲，我們永遠愛您！



■ 作者與父、母親合影。



■ 作者父親八十大壽，全家人齊聚一堂為父親慶賀。